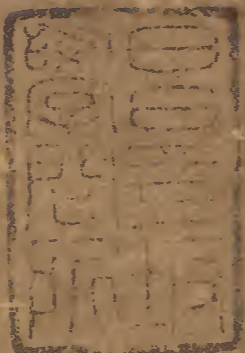


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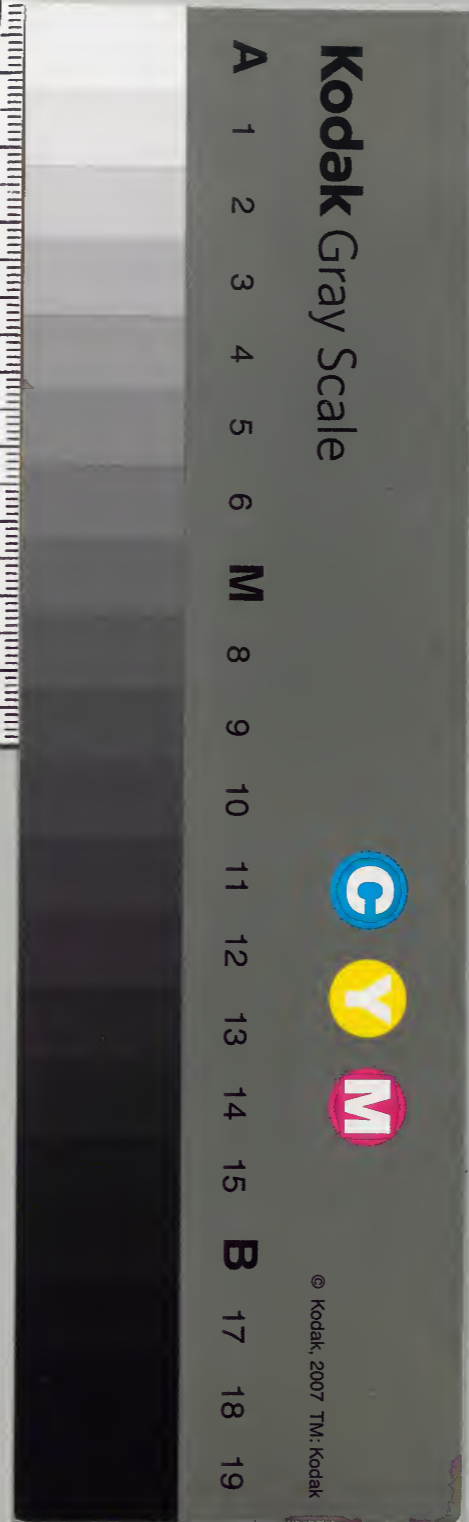
世八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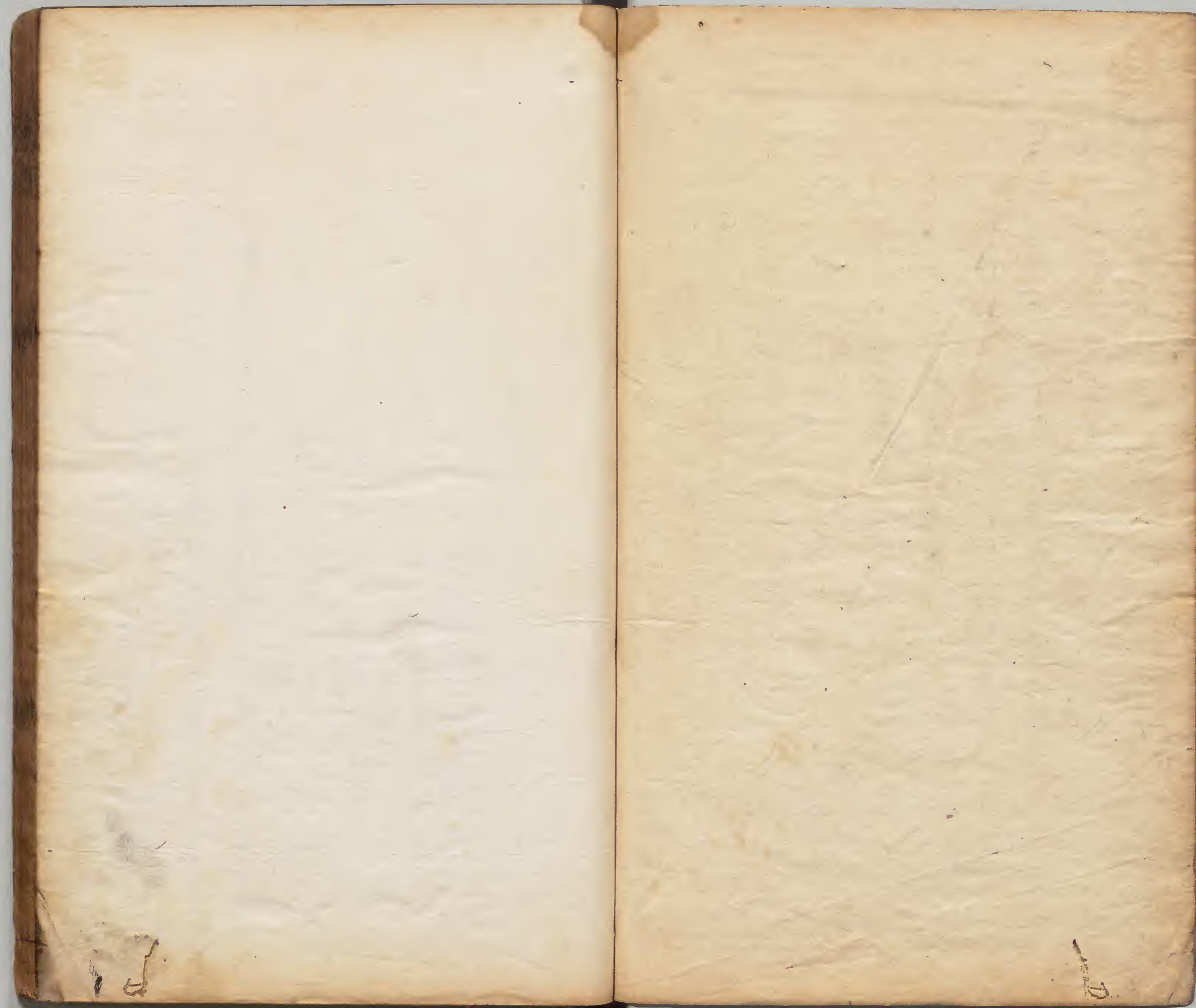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四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一	漢
九	四	七	書
函	冊	九	類
四	冊	六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6
冊數	24 (12)
函號	279 16





史記卷之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漢書文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孔安國曰微畿內國

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命微子啓代殷後全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尚書亦以為殷王子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

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阬阬國

徐廣曰阬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按

重一阬字疑衍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

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曰殷

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

我祖遂

史記

陳於上

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紂沈湎於酒婦

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

姦宄

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卿

又為姦宄於外內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小民乃並與

相為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

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

言危也紂謂典國典也

○索隱曰

尚書典作淪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

到曰

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出往也

○索隱曰

往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予顛躋如之何其

今女無故告

王肅曰無意告我也予顛躋如之何其

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善太師若曰予天

殺國亂以下重呼太師少師語篤至而清疹迫

篤下菑亡殷國

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

必死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

其教矣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

○索隱曰

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

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亡箕子者紂親戚也

馬融曰箕國名子爵也○索隱

工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

紂始為象箸

箸

索隱曰箸音持略反周禮六樽有犧象箸壺泰山

並通用為器

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

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

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剝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

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云少

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左牽羊，右

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

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

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

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

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定，民之常道理次序。箕子對曰：

「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

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駟，按鄭玄曰：天以鯀如

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

師之自辱
及祀為重
才為輕一
至心宜
其比相
其并次
此者有
可呼欲
一嘆情景
下

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

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

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

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

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

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

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秝孔安國曰秝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事一曰

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

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

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馬融

曰上聰則下進其謀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

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管城郭土民居民五曰司徒

孔安國曰司徒掌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司寇掌謀寇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

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四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

國曰節氣之度以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為歷數敬授民時

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按書傳皇解作君

欽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

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

書傳曰庶

民於君之極與之保守

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

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

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

下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

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能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

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按書傳曰穀善也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下好于而家即謂富也女不能使有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

女用咎

按毋好尚書作無好德用咎傳解川咎惡之人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

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

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

平平毋反母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書傳曰會者合而來也歸歸其有極

者來而至也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

書傳曰皇極之敷言即上文敷衍之言凡厥庶民極

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疆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疆禦不順

以剛內友柔克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治之也○內書作變沈漸剛克馬融

曰沈陰也。高明柔克。書傳曰：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以

潛伏也。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

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

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

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

涕。尚書作驛。○索隱曰：孔安國曰：氣駱驛，連。曰霧。徐

曰：一曰澍，曰被。○按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

之用二。祲，貞。鄭玄曰：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

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

鬱冥冥也。克者，如覆氣之色，如犯也。內卦曰貞，貞正

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悔也。响，立時人為卜筮。鄭玄曰：

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祲。貞，立時人為卜筮。立是能

分別兆卦之名。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

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

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

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

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人，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

境外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

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

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

已。卷三十八。宋徽子世家。

寒曰風曰時

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

以為

五者來簡各以其序庶草繁庶一極備凶一極

亡凶

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極無不至凶謂不時失敘也

曰休徵

孔安國曰敘美行之

驗曰肅時若雨

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治時暘若

孔安國曰君政

治則時

曰知時奧若

孔安國曰君昭

曰謀時寒若

孔

國曰君能謀

曰聖時風若

孔安國曰君能通

曰咎徵

則時寒順之

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

孔安國曰僭差

常奧若

孔安國曰

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

孔安國曰霧開

也王肯維歲

馬融曰言王者所肯職如歲兼四時也

卿士維月

孔安國曰卿上

各有所掌如

師尹維日

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史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月日時毋易

孔安國曰各順常

百穀用成治用明峻民用章

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

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

孔安國曰星民象

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

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孔安國曰

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

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

極一曰凶短折

鄭玄曰未亂曰凶未婚曰折

二曰疾三曰憂

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武王乃封

箕子於朝鮮

索隱曰音潮仙

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

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油油者

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

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

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

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

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

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

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

其孫膺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謙周云未謚故名之宋公稽卒子丁

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潛公共立潛公共卒弟煬公熙

立場公即位潛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鮒

索隱曰謙周亦作鮒祀據左氏即潛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曰我當立

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

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覲立惠公四年周

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

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

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

讀穆公數語直令人晉身三代以上

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

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督。戴公之孫。督說曰。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宋。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

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傳作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駟按：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

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歿。何休曰：闔，門扇也。因

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

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

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

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

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也。桓

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

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

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

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鵲退蜚。索隱曰：按左傳實石于宋，五實星也。六鵲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興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曰：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實石退鵲之事。同此史以實石為實星，遂連恒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為支故，與左傳小異也。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鵲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

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用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不戰也。不成列，戰以金止，不鼓不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

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

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羊氏姜氏之女。既而鄭女故

云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

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

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

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於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子成公王臣

宋襄公卒，更云十四年，俱不合左氏。

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

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

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

正義曰：年表云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

正義曰：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固，為大司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

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是為昭公。昭公四

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

詳○按左傳載武公獲緣斯於長丘。春秋前魯世家語是。此云昭公誤也。索隱牽合以昭亦謚武，曲說不通。

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

鮑革。徐廣曰：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

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襄夫人

助公子鮑布施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曰：華元戴

恩惠於國人也公五代孫華督。

之魯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

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

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

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四

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

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羨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

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

四百匹正義曰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百匹用牽車伯乘贖華元未盡入華

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

十六年楚使歸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

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

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

析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

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

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九年華

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

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傳作蕩山攻殺

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

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

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

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曼音萬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

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孫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為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徐廣曰：禘音端。昭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

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田立年表云四

十九年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二

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

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

其君璧而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

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

呂氏春秋晉以偃謚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

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

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

曰梁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

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

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七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歿殷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異行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

夏侯玄曰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

矣是以三仁不同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

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

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

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索隱曰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

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宗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

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
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傷中國闕禮義褒
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之也宋喪之有禮讓也

宋世家考

宋公爵都商丘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
州孟諸之野

滅仇仇國

仇當作仇

必為玉栝

監本缺玉字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微子非亡國之君何為面縛膝行以降乎且既縛
手於背又焉得牽羊把茅也

天乃錫禹鴻範九等

自歛時五福至作女用咎乃五福之傳文也自惟
辟作福至民用僭忒乃五福六極之總傳也自王
省惟歲至則以風雨乃五紀之傳文也

曰濟

尚書濟作霽

曰涕

古文涕作罔

曰霧

古本霧作雩雩兆氣蒙暗也

曰舒常與若

一本舒作豫

曰霧常風若

今本霧作霧

王青維歲

尚書青作省

欲襲成王周公

成字當刪一本欲襲成周無王公二字

殤公即位十年耳

殤公當作今君

十九年莊公卒

史表十八年

潛公十年宋伐魯

左傳在八年

十一年弑潛公於蒙澤

左傳在十年

昭公四十七年

史表四十九年

史記卷之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

時

叔虞母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主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

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

索隱曰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

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于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即今之唐縣也

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

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

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

北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并理故唐城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

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索隱曰系本作曼期譙周作曼旗也是為武

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索隱

曰系公厲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

作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

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

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

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

蘇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並

音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

仇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生少

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異哉

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

大號成之者也各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

此後晉其能無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

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

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

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

晉人以命
晉國

曲沃翼景

晉人以命邑占國

晉人能誅亂立二君

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第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

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成師封曲

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桓叔

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

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

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

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平曲

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緡音時戰反孝

哀侯晉

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

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邾為君是

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

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

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

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

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

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

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

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子

周書伐晉

莊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

文王異母弟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

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

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

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

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

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

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

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

周受曲沃
公絳
周衰一大
關鍵

北
本

曰晉有兩穆侯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

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

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

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

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

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驪姬弟俱愛幸之

八年士蔿說公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

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

曰聚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

縣邑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

十年晉欲伐虢士為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
 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
 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不使諸子居之我
 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
 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
 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
 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
 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
 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
 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公將上

變一驪姬
 此後遂無
 寧日

夷吾未公

士為知幾

此之為石
 化之為性

吳太伯大
 有才入申
 生豈便做
 得

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
 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
 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
 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又
 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
 有令名太子不從下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
 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以
 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杜預曰以魏從初畢萬卜仕
 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比

入吉孰大焉。

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其後必蕃昌。

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

諫獻公。

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

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

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守曰監國古之

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賈逵曰國政正卿也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帥是失其官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

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

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

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

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

曰偏袷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

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

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

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

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

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

取其下陽以歸

服虔曰下陽虢邑也在太陽東北穀梁傳

曰下陽虞號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

戰國策士

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

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

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

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

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

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

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闕士也驪姬泣曰太

寫獻公湯惑狀寫驪姬狀如

不可得

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

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

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

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

也為失太子聞之奔新城也韋昭曰新城曲沃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

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

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

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

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入我我自殺耳十二

善言者不
易奉善言
者不易言

史記

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

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

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

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

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

怒士蒍為士蒍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

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

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

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

之官者勃鞞韋昭曰伯楚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

宦者追斬其衣袂服虔曰袂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

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

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

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

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將

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

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

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

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

史記

卷三十九

晉世家

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

送女曰媵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率曩所遺虞

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何休曰以馬齒戲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逵曰賈華晉古行大夫屈潰夷吾欲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

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

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

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

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按今平陽曲有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兵解而去當此

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其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

內河曲也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弟女弟也二十六年

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

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

侯弗平君第母會母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

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

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

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

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

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

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

也

方是時相
委管仲主
九年可毋
宰孔
之言或是
弗知獻公
亦基而托
言以止其
行也

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
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
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於朝列女傳曰

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

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

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

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

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

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

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索隱曰左傳作呂甥杜預

芮正義曰郟成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

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

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

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索隱曰國語云命里

不鄭以負蔡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

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

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

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

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

下意深遠

雖然云
無恨負

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
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
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
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
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
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
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
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服虔曰天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

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

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

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

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誣曰

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曰乃在兄邳鄭

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

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

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

子曰幣厚言其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

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
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

乘車七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

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服二年周使召公

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惠公禮倨
索隱曰謂受玉情也事見僖十

一召公譏之四年晉飢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

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

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

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飢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

曰晉大夫以秦得立也而倍其地約晉飢而秦貸我今

秦飢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惠公舅往年

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

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

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

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奈

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飢秦輸粟秦飢而晉倍

之乃欲因其飢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

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

曰二子晉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

大夫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

北今之韓城縣是

史記 卷三十九 晉世家

陷之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
於泥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號射為右輅秦穆公服虔曰輅
迎也○索隱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
音五稼反公反獲晉人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
 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
 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
 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而許之歸晉侯
 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
 日立子圉晉人間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

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
 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
 牢正義曰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
 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
 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
 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
賤者不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
 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
 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

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

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

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

圍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

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

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

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

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

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

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正義曰欒枝

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

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

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

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

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

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

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

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勃鞮亦曰寺重耳踰垣宦者

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

公處
一列傳

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

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

儵直留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以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

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

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

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

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

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

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明死此

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

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曰

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

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杜預曰今衛縣西

陽元城縣東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

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

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

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

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

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

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

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齊女曰

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

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

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

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

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

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勝曹

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

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重

耳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

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宋司

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

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

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

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

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

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

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

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

言公子艱難困苦人

醉之而后醒扶之而后全皆天也英雄常自醒可無此紛紛矣

宋襄以小國而列于巨伯必有不同處

戰國秦漢以後人多懷此心然有天命者終不可殺豈可得而殺者皆枉也

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

曰：司馬法從避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

索隱曰：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也。

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

楚成王數
亡秦下知
道

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

受，司空季子

服虔曰：晉臣白季也。

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

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

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

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

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

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

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

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

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

芥推數語
看識有品

子犯亦有
深意公子

在艱苦中
尚執戈逐

子犯况反
國之後寧

無有就安
樂味謀臣

子偃所以
當反國之

際固要其
同心而圖

消也勿以
介推數語

沒却咎也
苦心

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呂甥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

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

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

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

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郕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郕城○素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于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十

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

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

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

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

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刃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

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羈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

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
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
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巳丑
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
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
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
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
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
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
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

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
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
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
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
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

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
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

求顯二字
被盡利名
天心事

先軫顛頤今恐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

上山中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

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

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

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

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

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

朝國遠舉
其見數語

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

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

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

居故曰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

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

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

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趙衰

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

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

林父御戎，魏犢為右。犢，昌由反。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

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

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

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杜預曰：衛地也。

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

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

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母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

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

是以君子無受人德

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

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

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

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

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

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欲執薦賈讒

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

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

日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母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晉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

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艾秦將小子慙也。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

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上。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門而爲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上鄭地然。

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

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爲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形弓。赤茲弓黑也。秬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庸

賁三千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太史公系家頗時有踈謬。」丕顯文武，能慎

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

西等識見
齊伯玉罷
局

晉之所為
報德如此

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假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

謂何功第
一亦陵

時言之何
論萬世

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三行。先蔑將左行。索隱曰：不置佐者，當避天子。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

使文公棄
小怨修大
德規模當
更可觀乃
忘粉小憤
去桓公遠

史記

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

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

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

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

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

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

揚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秦繆

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

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

于周，過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

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

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

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

從戎故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

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

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

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

以歸。索隱曰：左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

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或者晉先取四年，秦繆

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

北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

新城。服虔曰：秦邑。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

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

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

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

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

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

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

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威也。之有且為二君嬖

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

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

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

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

曰：晉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

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

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

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

猶在耳而奔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
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
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

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

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

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北徵也。○索隱曰音懲馮翊縣名今作郟誤六年秦康公

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

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

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

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

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

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

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關王室之事但

文相連耳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

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胹音而蹯音樊靈

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尸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

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

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鉏麇晉力士盾闔門開居

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史記

死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

示昧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昧為祁彌即左傳之

地神曰祗皆作示字又按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

是靈輒也其示昧明是噉齋者昧明闕而死今合二

人為一始非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

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

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

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

二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吠明為盾搏殺狗

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

餓人不求
願故不告

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

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

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

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

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

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

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

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

絕趙盾使趙穿迎襄公第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

史記 卷三十九 晉世家

三

孤齊太
當非
賊之心
有滅了千
百載以後
多少奸雄
之事

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
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
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
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
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
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左傳作儒立景公元
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
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
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穀韓厥
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

春秋間反
後句如此

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不是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
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於河為名而去楚與晉
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
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曰臣為
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晉文公之
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
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
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
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
王疆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

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

使解揚給為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

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

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

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

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

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

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

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

原

素隱曰即龍也魯北有降山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龍魯告急衛衛與

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樂書韓厥以兵車

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

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

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

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

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

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

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

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

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騅音佳謚文子智瑩自楚歸十

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

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問伯宗伯

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

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

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

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

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

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

曼傳曰州蒲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

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

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

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

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犇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

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

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疆

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

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

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

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
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
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
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
六間不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鄆陵之戰實
可夫也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
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
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
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
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
宦者孟

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杜預曰公反以
為郤至奪豕也

將誅三郤未發也郤蒞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
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
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
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
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
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
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
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
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



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弒厲
公葬之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
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
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
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
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
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
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為君。索隱曰幾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
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祭祀
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

然然有色

人循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
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僕
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僕
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
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
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
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
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
在河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

至械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

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

晉晉欒逞左傳作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

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

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

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

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

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

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

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

趙魏范中行及知氏為六卿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

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

命語好覺
左傳煩矣

驗 叔向之言

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素隱曰寅荀偃孫射音亦范鞅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行走朝歌保之韓魏

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去戴子○索隱曰趙系家云驕是為懿公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

云昭公生雍雍生忌忌生驕晉趙戴子生忌忌善知

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

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

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

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

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

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十八

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

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

公索隱曰年表云魏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

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頌立孝公

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

索隱曰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

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

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

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

趙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

也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

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

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

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晉世家考

晉封唐後都晉陽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山之野

了釐侯司徒立

舊本徒作徙誤

晉小子之四年

之當作侯

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始伯

左傳在二十六年

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孫叔也

史記

晉世家考一

上也衍文

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氏吾母重耳母女弟也

左傳獻公蒸於齊姜生秦繆夫人及太子申生則齊姜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夷吾母舅號射重耳母舅孤偃二母不得為姊妹也

齊桓公益驕

桓公當作齊君

周作晉文侯命至永其在位

此脫簡也當在晉文侯十年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之下

左傳周作晉文公命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亡慝

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
年表八百乘下有納捷菑三字與左傳事合世家缺文也

頃公母

頃公當作寡君

平公元年代齊

左傳在三年

幽公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史表在十四年

烈公十九年周史趙韓魏皆命為諸侯

史表在十七年

孝公頌立

年表名頃

九年魏武侯初立

史表在七年

十七年孝公卒

史表十五年卒

史記卷之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徐廣曰世本云老童

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

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重黎為帝嚳高辛居

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虞翻曰祝大融明也

昭曰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

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六不盡二字成一篇世家

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作古史考以為
 作者妄記廢而不論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
 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夫
 前志所傳修己背垢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歷代
 又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
 男從右膝下水腹上出而平利自若數月創合母子
 無恙斯近事之信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
 一端槩以常理乎○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
 之妹謂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巴姓封
 之文嶺其長一曰昆吾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
 ○索隱曰左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臺是二曰參胡世本
 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
 胡者韓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
 惠連是為參胡宋忠曰斯姓無後三曰彭祖虞翻
 剪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城是也○索隱曰系
 本云三曰錢鏗是為彭祖神仙傳云彭祖至殷末年
 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
 衰老遂往流沙之西
 本云四曰求言是為郟人○正義曰括五曰曹姓世
 地志云故郟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

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六曰季連芋姓楚其後
 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
 也索隱曰宋忠曰芋姓諸楚所出昆吾氏夏之時嘗
 楚之先芋音彌是反芋羊聲也
 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
 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祖附沮生宄熊
 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
 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
 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
 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
 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
 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
 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

衛康叔子牟晉侯燹齊十六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

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索隱曰一作黜熊黜生熊勝熊

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

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

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楊

粵索隱曰有本作揚至于鄂正義曰劉伯莊云今東

向城縣南西鄂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

故城是楚西鄂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

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同系本康作庸壹作祖地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

楚文王自丹陽徙郢都之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小子執疵為越章王索隱

本無執字皆在江土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

熊渠畏共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母

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

曰熊延索隱曰熊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

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弒而

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康之弟○正義

曰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

後別居於夔為楚附庸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

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

堪索隱曰堪小子季狗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

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

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正義曰劉伯莊云濮在

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

而少弟季狗立是為熊狗熊狗十

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狗卒子熊罥立

索隱曰罥音鄂亦作龜

熊罥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

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

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

索隱曰坎

音若感反一作蕭又作欽

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

徐廣曰駒音舜

是為蚡

應叙列國之亂以開

見蠻夷上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粉音憤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

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

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

之也

侵中國亦

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

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

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

年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

隨曰我無罪楚曰我

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

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

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

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

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

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

亦然請號自立

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

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銅陽縣葛陵城，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鬲而銘曰：楚武王

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墳，壓

不得發也。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正義曰：杜預云：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又至平王更文王二年伐申，城郢在江陵縣東北，故郢城是也。

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

養縣北，春秋之鄧國。服虔云：鄧曼姓也。鄧人曰：楚人易取，鄧侯不許也。

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

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

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羆古艱字是為杜敖。

索隱曰：杜作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索隱曰：惲音

作顛，綉。顛反。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

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

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

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

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

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

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

索隱曰：汝南弋陽縣故黃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

入獻賜胙，未為失也。詞亦善。

威成之漢

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宋地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
 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
 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
 楚威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
 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
 北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
 爲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
 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
 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
 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

知重耳又
有識
天

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
 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
 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
 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
 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
 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
 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
 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
 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孰冀

久將有外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

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

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

之後八年伐陳十三年卒子莊王侶左傳立莊王即作旅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

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

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

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

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

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

一時臣知君若知臣亦一伯國極盛之遭也

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

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

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

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

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

足以為鼎言鼎易得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

王其忘之乎管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

九州之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為之備使

民知神奸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

可作廣鼎

載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

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

可管成王定鼎于郊，鄆杜預曰郊鄆今河南也河南

之王定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

左傳曰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

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六十六年，伐陳，殺夏徵

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

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鄒語曰：牽牛徑人田，

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

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

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

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

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

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不絕其社稷，使

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

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

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

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夏六月晉救

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中舟

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

宋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

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

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

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殺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

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

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

子圍徐廣曰史子比子哲弃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

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

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

絞之左傳曰莽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

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

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子比奔晉而

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

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晉夏啓有鈞臺之饗杜

預曰河南陽翟縣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

南有鈞臺陂

楚世家

卷四十一

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杜預曰豐在

有靈臺康王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

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

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

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紂為黎山之會

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

之杜預曰太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

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狗曰無效齊慶封

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

君非責封反曰莫如楚其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員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於是靈王使弃疾殺之七

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下令內亡人賁之八

年使公子弃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

弃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

徐等圍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

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

詞咎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露藍葦徐廣曰葦一

度曰葦露柴車素大輅也藍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

葦言衣敝壞其葦蓋藍然也曰草行曰跋服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

水行曰涉服

史記

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齊主舅也服虔曰齊呂晉

及魯衛主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管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

曰管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

別都也賴川定陵有東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

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

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僂越

析父之對別都也賴川定陵有東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

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僂辱也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

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

使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

龔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

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弃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

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兵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

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

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

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犯曰且人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

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

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

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傷惶山中

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謂曰為之中消

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饜

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

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

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

於章華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

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

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

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

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弃疾

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

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

王比及令尹子替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

矣杜預曰司馬謂弃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冰火不可

救也初王及子替遂自殺丙辰弃疾即位為王改名

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

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躄、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一璧。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替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替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躄、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一璧。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替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替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无忌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

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

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

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

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

自莒先入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桓出奔莒

衛人助之有文公狐季姬之子

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符我文公狐季姬之子

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

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

獻秦送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杜預云謂欒枝郤亡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

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

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弃疾

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

傳作無極極為太子建正義曰左傳云楚子之在蔡

忌聲相近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

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

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

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

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無忌又使太子建居之今亳州城父縣也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

定難以口
舌爭也

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奢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

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
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
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
吳之邊邑甲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
相攻滅甲梁人甲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
之怒發國兵滅甲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
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
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
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

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
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
嚳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

尹子常左傳云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

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余奔奔楚楚封之

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

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嚳與

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

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

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

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月昭王

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玉也。射傷王，王走鄖。正義曰括

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弑

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

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

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

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

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

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

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

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

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

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故城在襄州

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楚恐去郢，北徙都郢。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故城在襄州

樂鄉縣東北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云汝南頓縣

故頓子國○正義曰應劭云姬姓，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

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也。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

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

王

王

王

王

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泗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即宋景公孔子在陳聞是凡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第公子申為王申即子西前既云平王庶弟此又云昭王弟姪不可又讓次第公子結

亦不可乃又讓次第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闕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云潛師閉塗按潛師密發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越女昭王之妾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馱駟按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南有白亭白公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



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
 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
 而去。此孔子所以彼之。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
 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杜預曰：楚
別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府
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
 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
 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
 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

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

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

州莒縣故國也。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

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

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

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四年，楚伐周

殺鄭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

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

年，悼王卒，子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

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索隱

史記

日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杆闕

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十

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

年周天子賀秦獻王按秦無獻王乃公也秦始復疆而三晉益

大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

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

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

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而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戮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子嬰同族盼子者有功

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

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

逐盼子必用矣復博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博音博亦有作博

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

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

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

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

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

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

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

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

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令尹尹中最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

得警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

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

魏相會盟齧桑。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

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三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關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

不可長言
言則無味
而易破

得為門關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

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

郟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

得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

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

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

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

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

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

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

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

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

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

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

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表六

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

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

非計也。不如因賂之。更、大、奇、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

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

史記
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

軫之計楚甚當惜懷王之愚也見虜宜哉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

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丹陽

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

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

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

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

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

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其心於

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

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

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

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

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

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

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

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

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勝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

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

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

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樛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樛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

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紫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

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

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

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

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

然則已非二十二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

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

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

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

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

史記
三
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子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

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拆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

懷王寧死不許地方亦可取

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雁羅驚徐廣曰呂靜曰驚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雁也驚劉氏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

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晉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太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隱曰：音患，遼也。射音不。正義曰：圍城在沛州蕭丘縣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奔，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

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緒繳蘭臺，徐廣曰：音縈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緒，屈也。江淮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緒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傳弋射繳曰落，落音波。

嚼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嚼一作獨，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嚼音晝，謂大鳥之有鉤象者，以非齊也。蓋者覆也。言射者還遼，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朝射東莒，夕發淇丘，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城為防也。

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在青州臨淄縣西北。

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

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三國齊趙亦未詳其處。

燕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

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

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

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顯病。

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

有也。王出寶弓。濬新繳。涉鄆塞。徐廣曰或以為真一作龜。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鄆城在陝州河北縣東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鄆城是也。而待秦之倦也。

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

右臂傅楚。鄆鄆。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垂

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中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

鼓。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觀此詞當不是。

楚之恒人借失其姓氏。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

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

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

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躡躍中野也。而坐

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

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

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西周惠王

子之。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

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眾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

正義曰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

十萬之眾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

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

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楚欲結怨兩周而交絕於

齊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

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正義曰言厚韓也方城之外

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

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

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

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

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讐之夫虎肉臊其兵利

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

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

肥國誑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

其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翮亦作

翮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翮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非貪而何

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

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

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

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

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

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

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

三萬人助三晉代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

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薨太子亡

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本作完是為考烈

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

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

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

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中邑

秦莊襄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

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

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

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
 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伐
 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
 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
 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
 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楚
 軍於蕪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
 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楚地為

三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

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俄死于申亥之家為
 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
 疾以亂立嬖淫秦女其乎哉幾再亡國

楚世家考

楚都郢其封域在禹貢荊州江漢之間雲夢之野
後稱王并有吳越之地

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

重黎本二人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楚出黎後世家
合為一人誤

楚王易取

監本王作人誤

不可立也

洞本也作之

與吳越兵欲襲蔡

襲作龔誤

王行遇其故銅人

銅當作涓

靈王入矣○靈王至矣

二靈字當削之

吳大敗楚于豫章

豫章在漢東淮南江北之間至漢時徙其地名于

江南耳

昭王亡不在隨

昭王當作楚王

昭王二十年楚滅頓滅胡二十一年吳伐越

左傳滅胡二十一年伐越二十年蓋史記互誤

悼王四年楚伐周

年表伐鄭世家誤

則秦計不為句先絕齊而後責地

先字自屬下句讀今本屬上句誤

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

丹陽即丹水之北丹水縣是也索隱注誤

兵挫藍田

今本挫作銚誤

此一發之樂也

監本此作比誤

同毋弟猶代立

監本代作伐誤

同毋弟猶代立

寬政己未

